牧隱集 四

文

牧隱文藁卷之十三

書上扎補正雪菴大字卷後

元興百餘年文理大洽四方學士咸精其能蔚乎一代之盛矣是以論者謂其文似漢其詩似唐其字似晉至於大字獨推雪菴爲稱首雪菴不知何所師然自唐顏氏以來罕有及者名豈虛得也哉恭惟

主上殿下以天挺之資不因師授深得大字之法如太華揷天巨靈擘開鼎淪泗水萬夫莫取其沉重峭勁有如此者使雪菴有作尚能獨步乎哉然且讓光若虛不有其美猶欲休哉知申事臣與邦得雪菴所

書韋應物詩二首缺者三字又點畫之缺者若干字

一日

上在書筵進之

上曰吾閱雪菴字多矣此最得意者汝知之乎其用墨有法既而指書所缺畫戟森三字并補其點畫出以賜與郁且諭曰雪菴大字世所取法吾敢作楷以示讓也汝其兼諸家與郁退而語穡曰吾以文墨常能侍

上知待令又親紆札翰光被若茲何可不記子太史迺敢告臣穡曰臣之所謂能書者臣知之矣爲彩袖

靡歲月能至疊疊者亦鮮矣蓋如帝王萬幾勞乎外
百體安于內其能及此乎伏覩此卷六義具焉
上德謙謙則道光一也
上心虗則善集二也亦讓則民不爭三也大丈則民
知化四也知申事出納王命所謂喉舌也待之厚其
不允乎五也守畫必正必宜大小如一又以示夫專
一也專一者誠誠而後有物大哉誠乎天人其分此
諸六也有此六義敢不具錄乎臣稽拜手稽首謹書

書李壽父詩卷後

李君壽父示余杏村所書壽父二大字盖老詩傑公

銘其訓仁壽盡矣重違其意乃告之曰人與草木禽獸皆物也而人則與天地參焉然求之古今不與草木禽獸同腐焉者幾希不有伊傅周召之富貴夷齊孔顔之貧賤者乎惟其能參天地而不愧是以顯當時名後世者如彼其可久也壽父能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而務求其伊傅周召夷齊孔顔之所以不與草木禽獸同腐焉者斯可以踐名與字矣

書陶隱詩藁後

丁巳仲冬晦前三日晨興盥櫛焚香危坐讀陶隱詩數篇如珠走盤如氷出壑而瑩之玉壺也黄絹幼婦

老辭吉日癸巳之刻當並傳而不專美矣予求也讀
詩而不知其味獨於夫子所取思無邪之一語想像
髣髴老之至矣而不能忘也陶隱詩語旣洒落無一
點塵而其趣惟在於此足以感人情性之正而歸於
無邪矣予是以喜之甚題其卷後而歸之

書錦南迂叟傳後

迂叟自少攻詩賦出游場屋間同進者皆推以能而
輒不中及以策問爲決場其能如前而加工焉主司
者又輒棄之不取其得者豈皆能於迂叟哉信乎其
命也夫旣屈則退而講學〻名其所居堂曰中順學者

日進其承指授爲文者往往高中取義仕於是迂叟
亦自知其命也乃以迂自名而人亦以迂目之也夫
孰知三數年之迂乃爲一旦榮遇之地哉今觀迂叟
傳請問所及始於舉子飲墨曳素之事迂叟因而進
其說見上頷可則又旁引他說罄其所蘊及令賦詩
援筆立成若有神助即賜三品服顧視前日同遊場
屋高科膴仕者皆在下風使其與迂叟同入對賦詩
未必皆如迂叟之能矣又其臣言如魏文貞滑稽如
東方朔博洽如張茂先其能不止詞翰之末孰謂迂
叟迂哉叟信不迂矣事始末淡菴白先生傳之詳矣

予獨取适叟以适見遇而卒不适識諸傳後而歸之

題浩然字說後

虛無汗曼惟道之誕徧心鑿智惟道之否一心之微聖賢是希曰求其正惟去其非廓佘四達用之不竭塞乎天地入乎毫𨯳而況彝倫孰梗于馴處之泰然克全其天惟廣李氏慷慨君子字曰浩然敢述厥旨

題惕若齋學吟後

及菴閔先生詩造語平淡而用意精深其時益齋先生愚谷先生與竹軒金丞居洞里號鐵洞三菴及菴竹軒壻也竹軒仙去而及菴文來居其第三菴之稱

未絶一世宗之予晩生幸及平時皆得接其道德之
輝以為終身山斗之仰盖幸之幸也益齋先生每嘆
曰及菴詩法自得天趣又言拙翁彦明父性放達必
許可獨愛及菴甚游聯騎宿對床不問家人有無生
產又同嗜酒又同樂也予之往来及菴之門也及菴
年已衰矣而温温閑雅俯引後進惟恐後一日枉高
軒陋巷坐樹陰移日而去予至今未敢忘外孫金敬
之氏生長于及菴先生之家及志學又學于及菴得
以親炙益齋愚谷故其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勢所必
至又況氏質粹義修輩莫敢齒乎今觀學吟益知詩

法絶類及菴人樂有賢父兄詎不信然嗚呼詩豈易言哉文章云乎哉學問云乎哉嗚呼詩豈易言哉

書證道歌後

右證道歌一篇吳興趙承旨子昂書臨川危參政大朴跋承旨子仲穆待制又觀于松月軒而題其後右延祐丙辰至正乙未蓋四十年而趙氏父子自爲知己觀者益信抔名求售之徒無所施其述矣前林觀寺住持玉田達蘊携之東歸今二十年矣前賛成事禹公磾謀廣其傳將刻之梓玉田請予志之予聞吳興趙公子風流精彩如其字閑雅高妙如其詩觀

此墨跡緊可想見其為人矣禹公能廣其傳非獨至
田之幸使趙氏父子有知也其必曰法東流吾道亦
東矣其為自幸何如也予是以樂書其尾

跋羅興儒賀詩卷

迂叟老而見遇常自比太公望其所負不淺矣及讌
賀客則以王毛仲自居又何其早也是知迂叟貴彼
磊落軒輊出語驚人其得奇遇非幸也亦宜也

跋黃檗語錄

黃檗傳心要訣宛陵錄共三十又八紙唐裴休譔曰
本釋允中菴思欲廣布寺刻之既徵予言為跋予於

是學益不暇下所措辭獨書知允者云允年二十五
以歲已亥携是録航海西學中原為風所撓遂來三
京道梗志不果中遭兵厄失其所携本乎所刻者報
法齊禪師之舊藏也禪話如麻𠕒屎撅雹掣霆擊令
人愕眙惟是録明白易曉觀允所好如是其心可知
也其師見龍山與道長老同師中峯有得住持江南
撹寧寺既而歸國道留燕京諸山尊敬之皆自以為
不及予在燕時熟聞之故知龍山亦非庸衆人允之
淵源又可見已觀遠臣以其所主允之館於又元彼
堂廉密直也山則必於人跡所罕至其於墨臺蔵也蕭

散有奇趣尤喜為白衣仙傳神最其為人無可譏者予故樂為之書

跋仲玉還學詩卷

仲玉默軒先生之孫二相公之仲子也年卄餘入中國補成均生講習未久見稱同列諭告省親而將還也一時鉅儒皆贈以詩士林榮之辛丑焚蕩之餘斜正鄭熙得之歸之閔氏存者才九人而又缺落漫漶讀不成句質以所聞繕寫如右及菴詩唯得一句不敢不錄庶其或有來告者耳士大夫贈處詩章固在全集然傳者少本卷又散落人間子孫鮮有得見者

其漫漶訛之歸乎子復思親之心通于神明鄭氏之
得也夫豈徒然病中寓目有感于懷予亦鼓篋者也
而未得先輩一言之贈覩是卷益有慕於仲玉焉仲
玉可謂有子矣使此卷遂至堙沒則先儒墨蹟何以
照耀來今也哉仲玉可謂有子矣

跋愚谷諸先生送洪進士詩卷

善之金溪有洪氏居焉粤其　以孝聞其官學校京
而還也愚谷鄭先生贈以詩述文憲父子兄弟主文
之盛蓋其母崔氏十世孫云一時儒宗益齋先生及
菴閔先生樵隱李先生漆原尹商議丹陽禹提學益

陽尹都事梅溪鄭旌善蔚珍沈中書陽川許叅齋皆次其韻而檜山黃平章游於儒老間喜唱和亦嘉洪而有贈焉今廿又六年矣洪氏名敏求字好古益齋先生所命也與今年知貢舉廉東亭同登癸巳進士科故其會試也人皆曰好古得主司矣東亭亦欲老者出其門又欲屈同年爲門生無疑也好古之心又不能不有望於主司之或憐而收之也亦無疑矣然以人言公也以天言命也以廿有六年之舊故而不得與於一朝之取捨謂非天可乎謂非公可乎士生于世少而讀書老而不輟果何事歟蓋欲知性命之

原達得喪之本無入而不自得焉耳以好古之辭色觀之信乎油然其中者也信乎知命者也余自倖倖以來再知試席同年進士被屈而去者亦多矣當其考卷端心注曰一聽於天何戚一室念及同年舊故同年舊故不戚念何戚念寒門闃闃哉好古之油然自得也宜哉東亭之心即予之心也好古之油然自得也宜哉又況年今四十四他日所就其可量耶好古之言曰世稱梁守壯元八十二歲始登科亦能知貢舉吾何敢盡也其言壯子益嘉之東亭雖不請於僕猶將強之而知又走書為好古求予言哉予故書之

以爲後日主司舉子之法

跋及菴詩集

曩予既爲金氏兄弟序其外大父及菴先生之詩矣及今與敬之同在成均每見敬之受徒餘暇輒屏靜處日書一紙豈暑不輟子益重之蓋敬之生長外家故知慕尤深性喜文墨故不怠如此繕寫甫訖先生門人李端公顒適按慶尙鋟梓之功由兹克成豈天相敬之篤孝之誠耶第公入將中原上書河南王軍門大蒙賞異拜中議大夫中書兵部郎中兼參書河南江北等處行樞密院事既歸不幸而殞敬之更名

九容全遷民部議郎講官如故云

題溪月軒印空吟

超無學普濟高弟也溪月軒其所居也印空吟其所著也普濟自号江月軒而江之會磵溪也月之照夫豈有所離合也哉所謂印空吟亦豈形迹之可尋繹也嘗有慕焉無學游燕京見普濟普濟極口讃歎以為出言吐句如箭鋒相拄一口吞却賓主句將身透過佛祖關遂以法語衣物表信普濟既寂無學方以其道為師於雲水萬衲之間離名離相應物無跡則溪也月也雖着有形迹存焉至於捉之不可得則印

空也明矣夫空非空也萬物之所從出也物之出也空之用也非佛祖師之印者疇能印其印哉後之讀是集者其無拘於聲律之工下工是道也非言可盡非名可表其亦印空而已矣空可以形色辯耶

書懶翁三歌

珠随方暎色人之所迷也而其清淨則表佛性枯髏氣散肉敗人之所遺也而其生存則行佛道百衲却錦綺纔破爛掩肌膚禦寒暑耳然非此無以莊嚴威儀安處徒衆入佛道見佛性矣三歌首尾相應脉絡相通所以示後人也深且切矣懶翁文字信手未嘗

之草吐出實理粲然寫出韵語琅然然於世俗文字不甚解亦可見焉至於三歌如出二人之手必其研精覃思而作者也不然何以傚永嘉句法哉異日流傳西域當有賞音者矣弟子某等請予書其尾予既訓題目又考其體以塞其請若其精微之奧非魚焉知魚乎

跋護法論

宋丞相張天覺護法論一篇殆萬餘言釋僧俊以幻菴普濟大禪師之命重刊于忠之青龍寺既訖携墨本求予跋其尾予觀其辭辟不可稱然喜聞韓歐氏

韓歐氏吾所師也吾實欺焉雖然吾獨惡世爲善未必福爲惡未必禍非佛何所歸哉嗚呼護法論宜其盛行於世也

祭文

祭樵隱先生文

維大歲庚申秋九月廿又六日韓山李穡敬祭于樵隱先生曰公昔對策天子之庭答決奧義于我稼亭歸拜我毋于門之屛子年十五識公儀刑公繼益齋爲國丹靑我侍筆硯餘十周霜我始病矣公入泉扃我今起矣睹公之刑于山之中溯洄其零先輩徙矣

懋哉行修斯文興衰歸之冥冥其陳詞于前緬奚英靈
於戲尙享

爲慶尙相元帥祭父侍中貞烈公文

嗚呼天耶至於斯耶盡瘁事國濟屯于時愈蒼息碩
不見必衰作我股肱爲國蓍龜將降耆德保英是師
天也不與于鄉之歸于鄉之歸宜其期頤天也不與
嗚呼曷其惸惸之遺孫將疇之依顧我子孫庶其饗之
嗚呼尙饗

爲崔侍中祭先考文

嗚呼嘗之身分於先考之身嘗之心出於先考之心

一聞遺訓如玉如金豈敢守於曩而廢於久行於朝
而變於夕乎粤歲壬辰遇知
玄陵旬月之間歷位而
啓廸非瑩之能甲午南征奉　詔而行盡力戰毀從
國威靈歸而累遷文武在廷入相出將至于今日寔
辭右揆猶恐濫溢歷於
上命視事數月瑩告于
内踈恩兩親又判門下母國夫人以光闕閭以寵臣
隣先考雖殁今則如存積德之輝燭盈我門有賜佳
城邀爾音聲費于幽明唯瑩之誠一觴之奠匪純匪

精廬說以格晝心我思成爲以自警

牧隱文藁卷之十三

上之四年歲在丁巳冬十月朔門下判事漆原府院
君臣尹桓侍中淸原府院君臣慶復興守侍中廣平
府院君臣李仁任判三司鐵原府院君臣崔瑩贊成
事判版圖司事臣睦仁吉三司左使臣李希泌贊成
事判禮儀司事臣楊伯淵商議臣梁伯益贊成事判
典工司事臣李成桂商議臣洪仲宣評理臣邊安烈
臣林堅味商議臣王福命臣李子松評理臣曹敏脩
知府事臣王安德政堂文學臣權仲和三司右使臣

崔公哲知府事商議臣朴普老政堂文學商議臣李
寶林密直司判事臣韓邦彥使臣趙仁璧商議臣禹
仁烈知司臣趙思敏臣李琳商議臣洪仁桂同知臣
沈德符簽書臣姜君寶同知商議臣康永同知臣都
吉敷商議臣金用輝臣金光富同知臣安宗源簽書
商議臣郭樞同知鷹揚軍上護軍臣朴林宗副使臣
李榮商議臣禹玄寶副使臣裴克廉商議臣池湧奇
臣薛師德副使臣柳實商議臣李仁立提學臣尹邦
晏副使臣柳晏殊商議臣王賓副使臣睦忠提學商
議臣尹珍副使商議臣朴脩敬副使臣宋光美等署

狀申言恭惟 主上殿下春秋鼎盛聖敬日躋奉
宗廟御邦家天地生育之私霜露怵惕之感夙夜于
懷嚴恭寅畏雖甚聖德蔑以加矣臣等冒昧奉職惟
懼弗戡 先王付托之重以報於 殿下也至正辛
巳歲 先王年十二朝京師寵遇無對歲己丑尚
宗親衛王之女親迎于北庭數千里之地歲辛卯受
命釐東 制封承懿公主歲乙巳二月十六日 公
主薨群臣獻謚號曰 仁德恭明慈睿宣安王太后四
月壬辰葬于正陵訃既告 制贈徽懿魯國大長公
主哀之也故加等焉歲甲寅九月二十三日 先王

覺群臣獻號曰敬孝大王十月庚申葬于玄陵廣通
普濟禪寺蓋所以追　二陵冥福之所而載事之石
先王嘗求諸中原石至矣而工役方殷繇是未刻也
今上董役官陟山君臣朴元鏡密陽君臣朴成亮等言
功訖矣乞文之石臣等竊謂臣穡爲文臣脩書臣仲
和篆宜爲謹昧死請　教曰汝穡嘗以文墨事我
先考發揚　盛德無示罔極汝之職也其愼之哉臣
穡隕越自度不足以稱塞　明旨然敢不奉　教謹
按本寺舊隸始興宗屢改其額曰光巖曰雲巖載於
山川裨補之記峰曰舞仙水曰酒池皆有所指云

先王通釋典尚禪宗延曰法本無二況寺院乎遂以曹溪天和寺隷始興宗曰無敢復顧光巖也以光巖寺隷曹溪宗曰無敢復望天和也爭端於是絶矣列之十剎於次爲第二既而名其洞曰光巖題其額曰廣通普濟禪寺蓋欲利澤之及於物無所不通而無所不濟也初公主薨相視山陵司天臺臣率其屬景罔遍行京畿所不到入光巖洞卜之吉將葬也 上面諭司天臣于必興曰以東之毋用其中他日葬我於其西使無或少偏焉未幾 上益感老之弗克偕生之必有終命攸司作陵室刻日興工群臣無敢出一

言矣歲春秋擇良日拜掃 顯陵 親朝陵室禮畢
則幸正陵徘徊顧瞻竟日而去朝臣除拜上官謹請
閤門謝恩出使官朝辭朝參皆詣陵下行禮至節祠
有司盛饌助奠愈久愈謹嗚呼禮之變也情之著也
緣情起禮其至矣乎歲辛丑避兵 南幸癸卯還京
都以城南興王寺為行宮賊用夜半潛入內庭
上知之移御 文膺府密室 魯國望當其户賊露
刃于前岌岌乎殆哉而不敢肆其毒將相得以入救
今所謂興王功臣是已則其保佑之功雖比之提甲
議無忝焉 魯國亰幽閑貞靜之德足以當文王之

求十五年間未嘗有纖毫私謁又其功焯焯如此宜
享其榮以食其報而彌月之誕竟殞厥身一國臣民
痛入骨髓雖歷百千歲不可得而忘焉此寺之所由
作歟剏今　先王在天之靈群臣莫獲聞乎其聲而
親炙其耿光也則於髣髴之所儀庸可不思所以盡
力也哉此又兩府大臣必欲刻光巖之石也若其李
寺薪舊田民寶貨原庫解典庫供應供辦都監田民錢
物鐵券金印　君臣同盟紀于史冊藏之名山其盟
之語曰　宗社諸神天龍八部監之在上有渝此盟
必殛無赦則不待書之于石然後保其無他矣嗚呼

其慮之也遠矣考其工程經始於壬子之春訖功於
丁巳之冬彌勒殿觀音殿海藏之堂天星之位內外
禪思之室執事有次居僧有寮膳堂賓位庫廩庖湢
之所鍾鼓之樓凡為屋一百有奇鈎心鬪角鳥革翬
飛浮碧鱗比流丹霞絢梵唄之具華燈之供凡百所
須無一不完秩然而序爛然而輝大設三會以落其
成山門之事畢矣一國臣民之心庶可以自慰也已
亦可以無憾也已臣竊恭惟 敬孝大王聰明神聖
彝信達順發天地誠格郊社敬 祖宗躬祼烝嘗耕
籍田以先農修 諸陵以追遠 聖容直殿懋新懋

克尊中國謹候度天下之達禮也事 聖善盡子職
天下之至孝也立 元良端國本天下之大計也折
衝禦侮天下推其智議獄緩刑天下重其恕振窮恤
患天下感其惠放生禁殺天下歸其仁至於正雅樂
辨服章講朝儀興禮俗蔚然一代之盛度越古昔萬
萬矣惟其遭時多艱降年不永使吾民不及蒙其休
養之澤嗚呼痛哉嗚呼痛哉九原是寺以其道自任
者必曰吾能福國家也吾能利幽明也庶有以識其
言也斯爲幸矣臣謹拜手稽首而獻銘銘曰
明之赫之 敬孝之德肅之雍之 魯國之容友之

琴瑟藏同其穴黃紙靈昌訶禁不祥藝林既作鯤耀
金碧龍象蹴踏鍾鼓朝夕有祀其豊有冷其風陰降
庭只慕蒿感通錫祚王國子孫千億臣民奠居而康
而色而至於斯繇佛之威慈〻三界匪佛曷歸江流
可斷山石可爛維此覺場與國無疆告爾來者視此
刻章

西天提納薄陁尊者浮屠銘并序

迦葉百八傳提納薄陁尊者禪賢號指空泰定間見
天子于難水之上論佛法稱 旨命有司歲給衣糧
師曰吾不為是也去而東遊高句麗禮金剛山法起

道場有旨趣還燕天曆初　詔與所業諸僧講法內
庭　天子親臨聽焉諸僧恃恩頡頏作氣勢慝其軌
已沮不得行未幾諸僧或誅或斥而師之名震暴中
外至正　皇后皇太子迎入延華閣問法師曰佛法
自有學者專心御天下幸甚又曰萬福萬福萬中缺
一不可為天下主所獻珠玉辭之不受天曆以後不
食不言者十餘年既言時時自稱我是天下主又斥
后妃曰皆吾侍也聞者惟之不敢問所以久而聞于
上上曰渠是法中王宜其自負如此何與我家事耶
中原兵將興師於廣坐語衆曰汝識吾兵馬之多乎

某地屯幾萬某地屯幾萬師所居寺皆高麗僧一日
忽語之曰汝何故叛耶欲鳴鼓攻之而止數日遼陽
省馳奏高麗兵犯界京師者衆之聚也每語其入曰
速去之既而 天子北狩中京兵入城立府曰北平
師豈偶然者哉師自言吾曾祖諱師子脇吾祖諱斛
飯皆王伽毗羅國吾考諱滿王摩竭提國吾母香志
國公主吾二兄悉利迦羅婆悉利摩尼吾父母禱于
東方大威德神而生吾吾幼也性樂清淨不茹葷膻
五齡就師受國書及外邦之學粗通大義棄去父病
醫莫效筮者曰嫡子出家王病可瘥父詢三子吾願

應及大士言呼吾小字曰童恒羅多婆及能如是耶毋
以孝故初甚難之割愛願舍父病立愈八歲備三衣
送那蘭陀寺講師律賢所剃染五戒學大般若〻有
得問諸佛衆生虛空三境界師去非有非無是真般
若可往南印度楞伽國吉祥山普明所研窮與旨時
年十九奮發獨行禮吾師于頂音菴師曰從中笠拋
此步可數否吾不能答退坐石洞六閱月吾乃悟欲
起兩脚相貼其王名醫主藥立愈至吾師曰兩脚是
一步吾師以衣鉢付之摩頂記曰下山一步便是師
子兒我座下得法出身二百四十三人於衆生皆以

因緣汝其嗇吾化其往懋哉號之曰蘇那的沙野華
言指空吾以偈謝師恩已語衆曰進則虛空廓落退
則萬法俱沉大喝一聲初吾之尋吾師也歷羅〻許
國有講法華者吾說偈解其疑且哆國男女雜居禪
形吾示以大道旨至國王聞吾至喜曰吾甥也　留
不肯華嚴師廣說二十種菩提心吾喻以一即多〻
即一迦陵伽國海岸龜峰山梵志居之其語曰萬丈
懸崖投身而死當得人天王身吾曰修行在心何須
於身今修六度十地等法結夏摩利支山乃至楞伽
國焉既辭吾師而下山也無維揩主老僧半路相迎

知吾有得也請吾演法吾頌塔而去于地國主信外道
以吾有殺盜邪淫之戒召妓同浴吾怡然如止人王
嘆曰是必異人也其外道以木石作須彌山人於頭
胸腿步立一山以酒膳祠山男女合於前名陰陽供
養吾要入天迷悟之理勘破邪宗往理國主信佛吾
以偈白之王答以偈吾復偈之王施以珍珠數斛會
中有尼越衆問曰彼師皿弟中間是誰吾一喝尼乞
悟有針眼中象王過之頌獅子國有如來鉢佛足跡
一鉢飯能飲萬僧佛跡時放光明吾皆瞻禮麼哩耶
囉國信梵志吾不入哆羅縛國正邪俱信吾據座下

語有尼黙契迦羅那國亦信外道其王見吾喜甚吾示以大莊嚴功德寶王經摩醯蘇羅王因地品王曰法外更有正法外道欲害吾之即出城日巳黒有虎至侍者知鳥音升木以避曰汝既知禽語吾所說法能知否侍者無語痛行三十棒乃悟神頭國流沙茫茫不知所適有樹其實如桃飢甚摘食二枚未竟空神勾到空居廣殿老人正座云賊何不作禮吾曰吾佛徒也何得禮汝老罵既稱佛徒何偷果為吾曰餒火所逼老云不與而取盜也今且放汝其善護戒使閉目須臾已至彼岸前瀉卧木之上乃大蟒也昀望

囉晛國女求合以飢欲求食者將應之而問其馬之良者以實告吾即騎之而走果如飛便至他境忽一人縛吾去使牧其羊會大雪入洞入定七日夜白光出洞其人除雪而入見吾趺坐大喜施以衣寶不受男女俱發心示吾正路行且久未見人忽遇諸逢必甚恱其人捉吾至王所面跪曰天旱必此妖也請殺之王曰且縱之三日不雨殺何遲吾燒香一祝大雨三日嗟楞陁國有顛僧見人来以牛頭三列於地置旛團其上默而坐吾一見火之彼吽曰山河大地成一片矣阿耨池僧道叢居其傍以草作小菴人来則

梵之吽曰救火救火吾至才吽救火踢倒淨瓶道豈
曰可惜來何逢末羅婆國亭佛甚謹而邪正雜糅吾
說破邪論外道歸正矣城東寶和尚塑其所居四面
為田置菜種一器人至則治田而已無一言吾以菜
種從而下之僧吽曰菜生矣菜生矣其城中有織紗
者入至不言織否 吾以刀斷之其人曰多年之織
畢矣阿耨達國僧省一居窟中見人來以煤塗面出
舞而復入吾以偈相唱早婆國僧納達善道傳數年
見來者曰好來見去者曰好去吾便與三棒彼迴一
拳的哩倈的國婆羅門法盛行吾縮手而去挺法哩

國真邪同行遇盜裸剝補加羅國王迎入內請說法
有寶峰者說經吾與之互相宣說東行數日有高山
曰鐵山無土石草木日照朝陽其勢如火又名火焰
行七八日可達山頂有國土凡十七八所橫接天
北不知其幾千萬里其東河水出焉兩岸高聳 橋
以渡氷雪不消故号雪山孤身飢窮啖野果以達西
蕃之境焉吾之行化于中國也遇北印度摩訶班特
達於西蕃偕至燕京居未久西游安西王府與王傳
可提相見提請留學法吾志在周流語之曰我道以
慈悲為本子之學倍是何耶提言衆生無始以来悪

業無業我以真言一句度彼超生受天之樂吾去汝
言妄也殺人者人亦殺之生死相讎是苦之本提曰
外道也吾去慈悲真佛子反是真外道王有釁郤土之
西番摩提耶城其人可化呪師疾吾以毒置茗飲適
使臣至自都請吾同還欲師班特達互為揚化不契
又去伽單呪師欲殺吾吾乃去蝦城主見吾大喜外
道姑之扎折吾一齒及擲去欲要扵路必殺之其主
護送至蜀禮普賢巨像坐禪三年大毒河遇盜又赤
立而走羅羅斯地界有僧施一襌被有女施一小衣
乃應檀家供同齋僧得放生鵝欲烹而食之吾辭其

婦婦哭僧怒見逐吾聞士官塑吾像求旱疾殘傳交
應金沙河關吏見吾婦人衣髮又長帷而問奚自吾
言語不通書西天字又非所知也於是留之晚隈石
隙而卧不覺步問至彼岸渡子畏吾禮拜雲南城西
有寺上門樓入定居僧請入城至祖變寺坐桐樹下
是夜雨既明衣不濡赴其省祈晴立應坐夏龍泉寺
書梵字般若經衆聚之求吾命龍引泉濟衆大理國
吾卻衆味但食胡桃九枚度日金齒烏撒烏蒙一部
落也禮吾為師塑像廟之吾聞無頼子以吾像禪棒
擲之地而不能舉悔謝取安如故安寧州僧問昔三

藏八唐伏土知音時吾巳會雲南語應曰古今不同
聖凡異路請說戒經燃頂焚臂官民皆然中慶路諸
山請演法凡五會太子禮吾爲師羅〻人素不知佛
僧吾至皆發心飛鳥亦念佛名貴州元帥府官皆受
戒猶蠻猺獞青紅花竹打牙獦狫諸洞蠻俱以異菜
來請受戒鎮遠府有馬王神廟舟過者必肉祭不然
舟損吾一喝放舟行常德路禮金剛白鹿二祖師觀
音自塑之像洞庭湖靈異頗多能住風雨吾行遇風
作浪湧爲說三歸五戒唐梵互宣先時祭者夜獻經
纏明則屍骸皆破後皆却其獻從素祭湖廣省參政答

遂吾去吾曰貧道西天人也遠詣
皇帝欣揚正法汝不欲我祝　皇帝壽耶過廬山
東林寺見前身塔歸然骨猶未朽淮西覔問般若意
吾曰三心不可得揚州太子以舟送吾至都大順丞
相之室韋氏高麗人也請於崇仁寺施戒旣而至灤
京恭定之遇是已嗚呼師之游歷如是哉信乎其異
於人也師自天歷褫僧衣大府大監察罕帖木兒之
室金氏亦高麗人也從師出家買宅澄清里闢為佛
宮迎師居之師題其額曰法源盖天下之水自西而
東故取以自比焉師辮髮白鬚神氣黑瑩服食極其

修乎居儼然入望而畏之至正二十三年冬内侍至
師曰為我奏爾主我生日後去耶生日前去耶章佩
卿速哥帖木兒回　旨留師小住一冬師又曰天壽
寺吾影堂也是歳十一月二十日示寂于貴化方丈
師所構而師所名也有　旨省院臺百司具儀衛送
龕于天壽寺明年御史大夫圖堅帖木兒平章伯帖
木兒函香謁師用香　泥布梅桂木團塑肉身戊申
秋兵臨城荼毗四分達玄清慧法明内正張禄吉各
持而去其徒達玄航海司徒達叡從清慧得之俱東
歸　壬子九月十六日以王命樹浮屠於檜巖寺將

入塔灌骨得舍利若干粒師自西天携文殊師利無
生戒經二卷而來叅政危大朴序其端手書圓覺經
歐陽承旨跋其尾師之偈頌甚多別有錄皆行于世
雲龕悟無見能言七歲投師出家時已云師年甲子
一周矣悟七十五而師乃寂吉文江釋仁杰云門人
前林觀寺住持達蘊誅戴道行愈久而愈厲司徒達
叡間関數千里奉師骨如事存以致送死無憾焉懶
翁弟子業曰吾師亦嘗師師師吾祖也與師之弟子
淨業院住持妙藏比丘尼貿燕石將刻之檜巖之崖
揆諸天屬不曰孝子順孫歟事聞于

內有　旨臣撰銘臣僧書臣仲和篆額臣𦆵曰師之
身既大而四分之矣。知其餘立塔於何地而求銘
以謀其傳者誰與隸其筆者誰歟又未知指空師在
與歟在彼歟無亦視為蟬蛻不復頋籍而為其徒者
思報其恩強而為之歟臣於是不能無感焉祗慄承
教系之以銘銘曰
維師之跡發軔西域滿王之子普明之嫡灤京過知
允也其特延華之訪云何其逢回視我轍靡國不歷
屋建之瓴水投之石天曆華僧拂我以增服令之服
道譽愈騰狂言戲謔匪人攸測談兵未釁如析白黑

先見之明乃道之精或疑或誘師心則平舍利既新
罔不諫息孰謂人性不協于極胥斯揄歲樹石以刻
無斁或訛于永厥監

普濟尊者謚禪覺塔銘并序

玄陵在位之二十年庚戌秋九月十六日　召師入京
十六日就師所寓廣明寺大會兩宗五敎諸山衲子
試其所自得号曰功夫選　上親臨觀焉師拈香畢
昇法座遲言曰破却古今之窠臼掃盡凡聖之蹤由
割断衲子命根抖擻衆生疑網操縱在握變通在機
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其揆一也在會諸德請以實答

於是以次入對曲躬流汗皆曰未會或理通而礙於
事或遜甚而失於言一句便退 上若不豫色然幻
菴偕禪師後至師歷問三句三關會罷還檜巖辛亥
八月二十六日遣工部尚書張子溫賫書降印法服
鉢盂皆具封為 王師大曹溪宗師禪教都摠攝勤
脩本智重興祖風福國祐世普濟尊者謂松廣寺東
方第一道場迺命居之壬子秋偶念指空三山兩水
之記欲移錫檜巖會以 召赴是寺法會得請居焉
師曰先師指空盖嘗指畫重營而燬于兵敢不繼其
志迺謀於衆增廣殿宇工既告畢丙辰四月大設落

成之會基評以謂檜巖密邇京邑士女往還晝夜絡繹或至廢叢禁之便於是有 旨移住瑩源寺逼迫上道師適疾作輿出三門至池邊自導輿者從涅槃門出大衆咸疑失聲號哭師顧曰努力努力無以余故中輟也吾行當止於驪興耳至漢江謂護送官卓詹曰吾疾劇乞舟行泝流七日方至驪興又謂卓曰欲少留矣病間即行卓勉從之寓神勒寺五月十五日卓又督行急師曰是不難吾當逝矣是日辰時寂然而逝郡人望見五彩雲蓋山頂既火之洗骨無雲而雨者方數百步得舍利一百五十五粒禱之分爲

五百五十八四衆得之灰中以自秘者莫知其數神
光照耀三日乃已釋達如夢見龍盤繞臺下其狀如
馬及以喪舟還檜巖無雨水漲皆驪龍之助云八月
十五日樹浮屠於寺之北崖頂骨舍利厝于神勒寺
示其所終也覆以石鐘戒其無敢訛也事聞于 朝
謚曰禪覺命臣穡為文臣仲和書册篆額臣謹按師
諱惠勤號懶翁初名元惠享年五十七法臘三十八
寧海府人也俗姓牙氏考諱瑞具膳官令妣鄭氏靈
山郡人也鄭夢見金色隼飛來啄其頭忽墜卵五彩
爛然入懷中因而有娠以延祐庚申正月十五日生

年甫冠隣友亡問諸父老曰死何之皆曰所不知也
中心痛悼走入功德山投了然師祝髮師曰汝為何
事出家對以超三界利群生且請開示曰汝之來此
是何物耶曰此能言能聽者能來尒但未知修進之
術曰吾亦如汝猶未之知可往求之有餘師至正甲
申至檜巖晝夜獨坐忽得開悟尋師中國之志決矣
戊子三月至燕都叅指空盦問契合十年庚寅正日
空集衆下語無能對者師出衆吐數語三拜而出空
西天百八代祖也是春南遊江淛秋八月叅平山山
問爾見何人曰西天指空日用千釼山云且置指空

千劒拶汝一劒来師以坐具提山山倒在禪床大呼
賊煞我師曰吾劒也能殺人能活人乃扶起山以雪
巖所傳及菴衣拂子表信辛卯春抵寶陁洛迦山拜
觀音壬辰至伏龍山參千巖巖適集江湖千餘人選入
室巖問所自師既荅巖云父母未生前從甚處来師
曰今朝四月初二日巖許之是歲北還再參指空空
授以法衣拂子梵書於是游涉燕代山川蕭然一閑
道人也名聞于 內乙未秋奉 聖旨住大都廣濟
寺丙申十月望設開堂法會 帝遣院使也先帖
木兒賜金襴袈裟幣帛 皇太子以金襴袈裟来

牙拂子來錫師受袈裟問衆曰湛然空寂本無一物
袈裟爛兮從何而出衆無對徐曰 九重宮金口中
乃拔拈香祝 聖陞座橫按拄杖下數語便下戊戌
春辭指空得授記東還且行且止隨機說法庚子入
臺山居焉辛丑冬 上遣內詹事亏節迎入京請說
心要賜滿繡袈裟水精拂子 公主獻瑪瑙拂子
太后親施布施請住神光寺固辭 上曰於法吾亦
退矣不得已即行之十一月紅賊蹂躙京畿舉國南徙
僧徒震惧請避賊師曰唯命是保賊何能為數日請
益懇是夕夢二神人面有黑誌具衣冠作禮曰衆散

賊必滅寺顛囬師志明日至壬地神座視其貌則夢
所見也賊果不至癸卯入九月山遣内侍金仲孫請
還乙巳三月詣闕乞退始得夙願遊龍門元寂諸山
丙午入金剛山丁未秋往清平寺其冬現寳巖以指
空袈裟手書授師曰治命也已酉再入臺山庚戌春
司徒達叡奉指空靈骨來厝于檜巖師禮師骨因赴
召結夏廣明寺秋初還檜巖九月即功夫選也師所
居室曰江月軒平生未嘗習世俗文字有請題詠操
筆立書者不經意理趣深遠晩好黒戲山水遍道遷
嗚呼道既通多能也宜哉臣穡謹拜手稽首而為之

銘銘曰

偉也禪覺惟麟之角王者之師人天眼目萬衲宗之如水赴壑而鮮克知所立之卓隼夢赫靈在厥初生龍神護喪終然不藏剖曰舍利表其靈異江之陽兮皎皎明月空耶色耶上下洞徹邈在高風終古不滅

牧隱文藁卷之十四

牧隱文藁卷之十五

高麗國贈純誠勁節同德輔祚翊贊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門下侍中判典理司事完山府院君朔方道萬戶兼兵馬使榮祿大夫判將作監事李公神道碑銘幷序

全之李氏大姓也新羅阿干諱光禧生司徒三重大匡立全司徒生競休競休生廉順廉順生承朔承朔生克慶克慶生景英景英生忠敏忠敏生華華生琢有琢有生宮進宮進生大將軍勇夫大將軍生內侍執奏璘執奏娶侍中文公諱克謙之女生將軍陽茂

將軍娶上將軍李公諱康濟之女生安社性豪放有
志四方嘗知宜州有惠政以姻婭故移居江陵府之
三陟縣盖樂其土風也既而入中原仕于蒙古氏為
南京五千户所達魯花赤達魯花赤娶千牛衛長史
李公諱公青之女生 千户行里襲其職 世祖征
日本天下兵船會于海東我 忠烈王遣重臣造
大艦選名將領精卒往討焉時南京千户亦以
朝命來會見 忠烈王至于再三益恭益虔
王曰卿本仕族豈忘本乎今觀卿舉止足知心之所
存矣千户娶登州户長崔公諱基烈之女生贈賛成

事椿繼志來朝
忠肅王錫賚甚豐所以勸忠也蒼成事娶贈門下侍
中朴公諱光之女於公爲考妣公諱子春字子春齠
齔異凡兒稍長善騎射繼父之職士卒樂附至正乙
未朝　先王先王曰乃祖乃父身雖在外乃心
王室我
祖考實寵嘉之今爾無忝爾祖考予將玉汝於成矣
雙城邊遠吏治闊略地且沃野生齒蕃息我東南民
無恒產者多歸焉　國家聞于中書省奉
聖旨差官來遼陽省亦差官來

先王馳省郎中李壽山往會分揀新舊籍民謂之三
省照勘户計其後撫綏失宜稍〻流徙則
命公主之所以賞累世之忠也民由是得安其業至
于今焉丙申春公来朝
先王迎謂曰撫綏頑民不亦勞乎時有密告奇氏謀
乱者辞連雙城官吏
先王語公曰卿宜歸鎮吾民脫有變當如吾命五月
平奇氏　命宰臣柳仁雨往討枝黨且諭平民無
恐柳既至境逗遛不敢進
上授公少府尹階中顯以兵馬判官丁臣桂傳

旨內應公聞　命即刻會救就之興柳合兵逐小
生都景小生都景棄妻子夜遁於是
上命曰可逐者去矣餘皆吾民也無脅戕無虐其
民相慶壺漿以迎州縣之名悉復其舊曰高州曰耀
德曰長平曰元興曰定州曰咸州是巳九月進公階
大匡大夫義司僕卿賜開京第因留居之明年秋進
千牛衛上將軍加通議正順二大夫是年穡為諫大
夫在廷中見公顏如渥丹美鬚髯不敢歷位相與言
然其風彩尚在吾心目不能忘也歲庚子春三月以
榮祿大夫判將作監事出為朔方道萬戶兼兵馬使

四月甲戌病歿年四十六惜哉訃聞　玄陵悼甚
遣使弔哭致賻如禮士大夫咸驚曰東土面無人矣
其年八月丙申葬于咸州之東歙州之原夫人崔氏
封三韓國大夫人贈門下侍中永興府院君諱閑奇
之女也生男曰成桂今爲忠誠亮節翊賛宣威定遠
功臣三重大匡判三司事兼判典農寺事上護軍完
山府院君女適純誠翊衛協賛輔理功臣三重大匡
龍原府院君趙公仁璧今封貞和宅主側室李氏生
男曰元桂今爲推忠節義輔理功臣重大匡完山君
金氏生男曰和今爲誠勤輔祚功臣奉翊大夫同知

密直司事上護軍判三司公先娶密直副使致仕韓
公諱卿之女封元信宅主生男曰芳雨前禮儀判書
曰芳果推忠礪節翊衛功臣奉翊大夫知密直司事
兼寶簿判書鷹揚軍上護軍曰芳毅中正大夫神虎
衛大護軍曰芳幹前軍器少尹曰芳遠通直郎禮儀
正郎知製教曰芳衍從仕郎成均博士女二人皆幼
後娶判三司事康公諱允成之女生男曰芳蕃考功
佐郎曰芳碩軍器錄事女適大護軍李濟龍原府院
君生男曰卿進士曰俟掖庭內謁者曰師曰傅曰保
曰伯皆幼女長在室次適內府副令林孟陽完山君

再娶文氏生男曰良祐前司僕正曰天祐前護軍女
適前中郎將李仁雨金氏生男曰朝進士曰曙前郎
將女適生員盧愼次二人皆幼同知再娶安氏生男
曰之崇前延慶宮副使盧氏生男曰諴進士曰澄別
將次三人皆幼女一人幼判書娶黃成壽池公諱蕑
之女生男曰福根女三人皆幼大護軍娶知枅城崔
仁玒之女生男曰石根女一人幼少尹娶啟圖判書
閔公諱瓚之女生男曰孟衆女二人皆幼正郎娶判
典校寺事閔公諱霽之女生女幼穡在癸卯承之齋
直提學明年判三司公來爲副樞歲辛亥三司公結

知門下余以司空政政堂　玄陵問近臣曰文臣攝武臣成桂同日入省廷議以為如何蓋自許也數十年間同列少在者而吾與公如水之淡久敬之風人或慕之敢不視公文猶吾父乎是以不敢辭而銘其神道云銘曰

我考李氏譜新羅大阿干膺敏既裸將膴仕多高官五馬游朔方威惠迺並彰留居樂土風三陟如故鄉志欲仕中原挺身歸　大元　授命長千夫世德民懷恩溫恭事舊君朝聘何勤勤報本又返始譽俗仍樹勳烈我侍中公　玄陵大賞忠天胡奪之

丞執司人窮通有嗣判三司功名冠一時子孫盡貴
顯天道非無知本固枝必茂源遠流斯長銘詩愧我
拙千載垂耿光

全州李氏移居朔方以來墳墓記

洪武丁卯冬今侍中公請予銘其先侍中萬戶公之
神道碑明年春卜日得二月乙丑將樹碑于墓次公
又謂予曰吾家譜可考者先生具書之其墳墓庚爲
平地無從所知之豈不悲哉五世祖千戶公移居朔
方以來年代稍近其所藏之地皆可知也苟不刻之
碑陰又恐吾子孫如吾今日之所悲也先生其終惠

焉予義不可辭按其狀千户公墓在辭東含今隷開
元路曾祖贈資成事墓在安邊府鐂瑞谷此原曾祖
妣崔氏墓在文州草開里之東祖贈侍中墓在咸州
東雲天洞祖妣朴氏墓在咸州蘭松原之東考贈侍
中萬户公墓在歸州之原妣夫人崔氏墓在其下嗚
呼侍中公之用心周且遠矣上以傳祖宗之美下以
啓子孫之孝使民德日益厚邦命日益新在於公之
一舉矣可不重為之書乎是為記

有元奉議大夫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

高麗國端誠佐理功臣三重大匡興安府院

君藝文舘大提學知春秋舘事謚文忠公樵

隱先生李公墓誌銘并序

元興百餘年進士位宰相者甚鮮高麗士科一人累官至大夫者惟樵隱先生與吾文子而已然位皆止專省郎中車駕壯狩七年而先生歿穡以病莫能與者又六年矣穡之始病也甚劇先生過門悲泣久而後去數月而先生仙去穡至于今悲焉先生長孫啓直代言存性來曰先生與吾祖同持文墨議論爲日甚久知吾祖者當世莫如公公宜銘其墓穡曰然死生有命穡之死或先先生先生歿而穡繼之則亦已

矣鎰之病幸少間而先生之墓尚未銘予何庸辭先
生姓李氏諱仁復字克禮京山府人也曾祖諱長庚
恭儉有威鄉人嚴憚之雖仕于朝者亦於舉措皆相
顧曰吾公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苟有過公必貽書
切責之老而家居聞府官唱道聲必下床伏于地俟
其聲不聞然後復坐有子四人曰百年某官曰千年
某官生遼陽省叅知政事諱承慶以孫貴贈某官曰
萬年某官季曰兆年先生之祖也官至政堂文學諡
文烈先生請謚言必稱曾大父戶長公又嘗曰吾大
父疾惡如讎赴人急如不逮下吾終身慕焉而未能

也文烈年未冠神彩秀發草溪鄭允宜使其府一見知其異人以其子妻之未幾擢補官名日益重事忠惠王以嚴見憚焉公入 王聞履聲曰李某來矣屛去左右整容以竢己卯之變文烈從至京師請李益齋代作書將白于丞相府會丞相敗書不果上然聞者莫不悚然且曰膽大於身李公是已旣還國錄功當得樞密 王曰李某老矣其志可嘉遷授政堂文學一日 王彈雀于東廊公直入前奏曰 殿下已忘明夷之時乎狎群小玩細娛非所以奉宗廟也言甚剴切 王大怒不敢發以溫言謝遣之公旣歸

嗟嘆曰　王年方強而肆於欲吾既老矣而又無助不去必及於禍且數諫而不納責有所歸今兆年既不能順其美適足以增其惡非臣之所以愛主也不如去之明日匹馬還鄉終身不出先生之考曰襄簡習長者位省宰循々蹈禮有五子長則先生次今侍中公名仁任次某以病不仕次某次某皆位樞密先生友愛天至衆弟事先生謹甚當世歎之先生生而狀貌魁偉稍長知讀書舉止如老成文烈公撫背曰大吾門者汝伯仲乎仲侍中公也泰定丙寅先生年十九判書辛蕆監試吉昌君權公準密直朴公遠

知貢舉先生一舉連中之明年三月調福州司錄歲
己巳校勘典校明年又遷典儀直長先生以為文章
非精研博考無以致其極故當操筆點綴極苦至其
得意出以示人則辭嚴義奥卓冠一世叙事賦物往
往含譏諷至元戊寅史翰相謂曰李直長文學高古
盍薦之於是授藝文修撰歲己卯陞春秋供奉歲庚
辰移僉議注書至正辛巳春陞承奉郎監察糾正五
月拜左正言知製教俄陞通直郎典儀寺丞知製教
秋中征東鄉試第二名冬移起居舍人歲壬午會試
京師中選授將仕郎大寧路錦州判官其在都也遷

右獻納歲癸未再遷起居郎起居注歲甲申 明陵
卽位徵禮儒臣凡日李某擢第天朝今已三年而不
超擢豈予崇文意哉於是三遷典理摠郎司憲正左
司議大夫皆具館職知製敎春秋館編修官明年正
月 王曰予之待李某猶未至也以本官授密直司
右副代言其冬以奉翊大夫判書軍簿文明年移典
理冬十月 明陵曰李某今可大用進拜密直提學
且命先生進講書筵先生貌嚴詞氣簡重 明陵每
謂左右曰吾見李公不覺竦然是歲先君稼亭公建
言於 忠烈 忠宣 忠肅三王實錄益齋李侍中

謹齋安賛成分年書筆公亦與焉明年春進密直副
使秋進知司冬又進左使歲己丑授征東行省都事
罷本國任歲辛卯 玄陵即位歲壬辰秋趙日新聚
群不逞用夜半殺皇后兄奇轅入王宮又殺宿衛近
臣自為政丞號令內外朝臣洶懼噤無一言 上密
召先生曰事已至此何為則可先生曰人臣敢倡亂
固有常刑況今天朝堂堂法令彰明如其猶豫臣恐
累及於 上上遂決意誅日新事定命先生譔書以
聞 上素重公將大用及是對益重之歲癸巳復入
密直判司宰寺事秋進拜匡靖大夫政堂文學[illegible]

館大提學知春秋館事上護軍明年兼監察大夫歲乙未春先生辭政府封星山君秋復政堂冬授征東省員外郎又兼監察大夫歲丙申官制行拜金紫大夫依前政堂文學寶文閣大學士同修國史判翰林院事又兼御史大夫朝廷赦使回當進表謝恩難其使 上曰今宰相知大體守節義無如李某遂以使事命之先生不少辭使還稱旨歲丁酉監修國史知貢舉取今政堂文學廉興邦等三十三人時稱得士歲己亥改尙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先生嘗謂穡曰予猥以不才攝行臺事者 壬于再三未嘗振舉紀綱

自念瑣碎不足煩 上聽大事又在廟堂不可屯撓
於是乎無一事可言矣然先生入臺百官肅然先生
之謙退皆此類也歲庚子拜參知中書政事歲辛丑
丁外艱其冬沙賊入畧國家南徙且避其鋒先生與
令侍中公迎拜 行宮于忠州 上喜甚命從行明
年二月我軍大集克復京城大兵之後庶事當有措
置上以先生判開城府事俄拜僉議評理冬進重大
匡三司左使癸卯春拜都僉議賛成事夏進右文館
大提學監春秋館事賜功臣號曰端誠佐理歲甲辰
封興安君判藝文春秋館事其冬進三重大匡都僉

議贊成事判版圖司事孛剌帖木兒引兵入朝黜丞
相代其位入奏實難其人　上又曰非李某不可先
生入見丞相辭簡貌重丞相屢目之先生退謂從者
曰就之不見所畏其斯人乎　上爲幕屬李　天子
又以先生長左右司遂進階奉議大夫歲乙巳封興
安府院君俄拜判三司事閏十月穡與先生同在貢
院先生封君之命又下取今典校寺丞尹紹宗等廿
八人歲己酉先生知貢擧穡爲副焉取今左獻納柳
伯濡等三十三人歲庚戌拜檢校侍中歲辛亥拜藝
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事階爵仍舊歲甲寅先生年

六十七矣三日疽發背先生自度不起具衣服北面
稽顙若辭違之狀謂侍中公曰寔臣歿官庀葬事國
家享息也顧吾平日未有絲毫補死且有愧公爲我
辭焉言訖命加元服於身蕭然而逝 上聞之悼甚
素膳徹朝遣使致祭謚曰文忠卒之三日葬于城南
粟村之原先生治命也明年配享 忠定王廟曾祖
贈某官祖具銜謚文烈 玄陵廿一年論功贈星山
侯配食 忠惠王廟考具銜謚敬元曾祖母某氏贈
惠郡夫人祖母鄭氏封某郡夫人母薛氏成均大司
成諱文遇之女封某郡夫人先生凡三娶生子二人

判事姜啓正之女生一男曰向郎將姜氏歿繼室李
氏某官某之女生一男曰容官至奉常大夫典法揔
郎皆先歿又娶河氏某官某之女無子孫一人郎將
生代言曾孫女二人代言先娶某官尹某之女生女
而歿今娶判開城府事李公成林之女穡既從先生
後嘗見先生聞人善雖小必喜一事失當必怒而皆
形于色然不發之口人皆謂先生口吃嘗語穡曰吾
性褊急恐失於言以認為守迨今老矣不覺心動此
吾養之未至耳嗚呼先生學問之密操守之篤尚能
變化氣質則其行事之當宜其不可及也是為銘銘

曰星山之英入貢天庭流光東海有爛文星有行斯
愼有言斯認惟古之才惟今之儁惟時之艱惟使之
難公躬雖瘁公必出關誅親非命慼下王政萬々瞿
瞿公不少病公歸自西有馬之斯室家私慶我公歸
兮惟是我國如滑而肉匪我公歸予寒誰煥人言我
公文章之宗國而忘家專對是工烈々行實升配大
室迪后降祥子孫其吉栗村之陽星山之岡魂無不
之祖孫相望嗚呼與安求世不忘

高麗國忠誠守義同德論道輔理功臣壁上
三韓三重大匡曲城府院君贈諡忠敬公崔

公神道碑并序

上之九年歲在壬戌春三月大平宰相曲城府院君年七十又九病公卿大夫日造門起居子孫滿堂朝夕奉湯藥禱于上下無不舉　上遣中官問疾賜藥賜酒嗚呼人事可謂盡矣而竟無效嗚呼其命也夫公平生康強無疾患老而神彩益秀人必其百年之弥高也而至於斯不曰命歟公將病訓子孫薄葬曰吾死後三日下壙毋煩有司訃聞　上悼甚宰相曰曲城遺命矣用三日不敢違也至於有司供葬事國典也辭之咎將誰執且於公而不國葬國葬之

禮施之何人乎特集都堂董攸司一無所闕嗚呼公
之讓也宰相之舉也禮之所由生也禮也者國家之
所以為美者於臣職在紀纂銘茲　明諭刻銘神道
敢不奉　教謹案曲城姓廉氏名悌臣字愷叔小字
佛奴瑞原大族也遠祖諱顯相　文廟取士成均
為宰相諱信若相　明廟再知貢舉位至大師曾
祖諱純彥卒官小府丞贈銀青光祿大夫門下侍郎
平章事判吏部事祖諱承益興法佐理功臣壁上三
韓三重大匡都僉議中贊上將軍判典理監察司事
謚忠靖相　忠烈王與許侍中趙侍中相次秉政

一時名公卿無敢抗禮者考諱世忠卒官中顯大夫
監門衛大護軍妣嘉順宅主趙氏推忠保節同德功
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判都僉議平壤府院君謚貞
肅諱仁規之女以大德甲辰十月戊申生公六歲而
孫公內外侍中家家養已非常人比年十一姑夫中
書平章末吉召置之左右迎儒生授業者十年故其
德器冠一世泰定甲子　晉邸入繼大統末吉公卒
公逐駕于和林　帝一見奇之命公宿衛禁中眷
顧異常末吉大臣也　帝又親信然以病不能朝
帝有所疑必命公詣于家其有所奏公悉達之大夫

帖失既誅以女弟賜公公曰臣雖無知不願近逆倘
帝愈重之歲壬戌請于 帝臣母久不見願賜告
帝感其言降香金剛山授金字圓牌所以賁其行也
所以遄其歸也是時使者旁午皆從 朝廷威靈淩
辱宰執視守令如犬馬公於宰相恭於守令加禮貌
且無一事干謁于 上既還授尚衣使至順辛未又
降香金愈恭謹父老曰年雖少不愧老成人是真內外
侍中孫矣至順癸酉公以慈侍之故請于朝出爲郎
中征東時同寮頗弄威福公極力爭之多所裁抑田
民詞訟悉還彼司 忠肅王歎曰廉郎中清簡矣左

右司請 署文移 上曰吾郎中署乎有則行無則
止其曰吾郎中者愛之故親之也留公者九年
王薨公曰吾不可久留矣會朝命以胡正司丞召階
奉訓大夫也至正癸未奉使江浙省會計中政院錢
貨官吏多行賂求媚公一切却之丞相別哥不花公
待以殊禮及其入相薦公於 帝曰老臣在江浙
知廉沸奴請白過人具以其事白 帝將用公會
大夫人病力請歸覲不果用歲丙戌六月十七日
明陵曰廉恭其事 皇帝為朝臣佐我大父 忠肅
王為幕官共圖國政在我今日雖於本國未嘗仕不

可以常法論也於是拜匡靖大夫三司右使上護軍
明年秋加重大匡賜輸誠翊戴功臣之號俄轉都僉
議評理冬十二月進贊成事征東宰屬欲問臺臣短
長大夫李公遂也公以謂臺綱非所當撓李大夫一
時之傑其可辱乎吾而不言吾負吾學矣入告事得
寢歲戊子進判版圖司事明年有國卹殿丞王煦朝
于 天子委公兵務公裁決平允中外安焉歲己
丑 聰陵即位拜重大匡都僉議贊成事判版圖歲
庚寅奉國表賀 聖節于京師歲辛卯 玄陵
即位欲用公趙日新者公外家也以私憾沮之日新

賊之明年　上曰廉甚之賢吾所知也曰新惡之
甚吾惧其不相能也故不能用今其可緩乎復舊成
事甲午正月十一日拜公端誠守義同德輔理功臣
壁上三韓三重大匡都僉議左政丞判軍簿司事上
護軍領景靈殿事二月十六日進右政丞判典理領
孝思觀餘並如故　公方銳意用新廉政其夏蔡政丞
河中以脫〻大師之勢請兵于　王謀復職公知
之乞退　上亦為其所逼用蔡而封公曲城大師
所召皆宰相及驍勇人也公亦在行中至平壤其驍
勇輩謀曰吾等離親族左墳墓以就死地何日而旋

歸乎乃告於公欲不行公曰非討也吾君天也天可
逃乎且忠臣義士豈宜有反側之言乎與柳政丞濯
間道夜行旣至都　上馳人請還公　帝曰麗
其高麗之大臣且大族也其禮而遣之賜宴徽政院
以龍之歲丙申誅奇氏命公屯師北鄙大將印璫擅
殺其副姜仲卿國家恐其奔也不即討命公以計誅
之軍不得乱　朝廷遣使者至境覔問乱之所由坐公
具陳奇氏覆國明徵先發後聞之義果迴　天怒曲
赦一方皆公應對之力也其冬以都元帥鎭北鄙
上設之節鉞且曰公行之後吾不北顧矣公對曰臣

亦不敢以米鹽下 上聽 上喜曰應公吾之萬里長
城也其治軍政芻糧爲先城堡次之器械次之公雖
素定於中必咨於崔副使副使今之領三司公也公
之知人如此其冬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守門下
侍中·上將軍判兵部事領書雲殿事明年進判吏部
事領孝思觀事歲辛丑冬公以滿盈辭位士論皆曰
應公掌銓選者五未嘗以恩嫌私一人進退是以宗
族雖多未有處華要之職者蓋淡乎其寡欲者矣公
之封侯就第月餘紅賊犯北鄙焉歲壬寅收壁上三
韓三重大匡曲城侯庖 駕移于尚又移于清公與

侍中尹公桓李公嵒實從之明年三月又起公侍中
未幾丁母憂辭歲乙巳　上用辛旽言黜陟旽惡公
不附已譖於　上上不聽歲己酉以特進三重大匡
仍封曲城伯旽又譖於　上上命公之子婿諭以不
可絶旽之意公益堅所守　上於是益信公焉兀羅
城之役諸將受公節制不敢多殺人旽敗　上愈重
公加公輔國二字封邑依舊　親圖形賜之納公女
曰愼妃封夫人權氏曰辰韓國大夫人以三子登科
廩夫人故事也其後仲子評理再知貢擧當世歆之
歲癸丑起公門下侍中階無如故加以判開城兼監

春秋館事曲城府院君盖所以寵之者至矣侍臣金
興慶爲所請謂公不假貸興慶有慍言　上曰侍
中學於中國性且高潔非他廷臣比且大臣之用心
又非汝之所知也興慶不敢復言　今上即位以
公領門下事又領書筵五世元老故也歲乙卯正月
初五日　上襃異御正殿宴臣上壽公首陳爲君
難爲臣不易親賢遠佞等語辭意明開　上爲之
改容拜公忠誠守義同德論道輔理功臣領三司事
餘並如故丙辰十月　先朝禮部尚書羅欽奉錫
宣命資德大夫將作院使公孫受語使臣曰臣老矣

乃蒙 聖恩末由圖報區區之情有如天地歲
丁巳設都摠都監訓鍊五部兵馬以公判其事歲己
未判門下事歲庚申移領三司事其冬復府院君公
旣老矣國有大疑宰相必請公及尹漆原會議公斷
然以為己任必盡言之公治居第不修不陋雖屋邊
從必置別院植花木如山林然扁曰梅軒焚香端坐
淡如也客至設酌殽饌經精潔熏然而罷風流蕭洒
望之如神仙今年正月同耆老拜 玄陵有所感
退而語諸子曰吾以不才蒙 玄陵過舉位侍中
者二十又九年年且七十九矣而吾病屢作吾必不

文於世矣乃有辭榮之命三月初二日感疾十八日
丁卯卒于正寢二十日己巳葬于臨江縣大谷之原
公所卜也嗚呼公可謂無憾也已矣 上之遣
中官判尊德府事金寶問疾也公具衣冠受御藥宮
醞訖謂寶曰公善為老臣奏于 上上之所以念及
老臣者徒以臣嘗左右 先君也臣今殆矣願
上日愼一日惟永終是圖臣之願也是日 謹妃殿
妃伻來賜宮醞嗚呼公可謂無憾也已矣公凡再娶
寧山郡夫人裴氏重大匡完山君諱挺之女早亡無
子辰韓 元朝朝列大夫太子左贊善推誠同德協

賛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醴泉府院君領藝文館
事謚文坦諱漢功之女也性勤儉敎子嚴平居錦綺
不加于身先公病數年公殺藥久益勤生三男五女
長曰國寶推忠輔理功臣重大匡瑞城君藝文館大
提學次曰興邦忠勤翊戴燮理賛化功臣前匡靖大
夫門下評理兼成均大司成藝文館大提學上護軍
次曰廷秀正順大夫密直司知申事兼判典儀寺事
右文館提學知製敎充春秋館修撰官知典理內侍
叅房事女長適奉翊大夫密直副使洪徵次適奉翊
大夫判內府寺事進賢館提學任獻次適推誠佐理

功臣奉翊大夫密直使上護軍鄭熙啓女卽嬪妃也
次適中正大夫三司右尹李竦曰與珠適濟隴佳持
金氏出也曰齊元奉順大夫判司僕寺事李氏出也
女適中郎將洪文郁金氏出也孫男女若干人瑞城
娶玄福君權公諱廉之女生男長曰致中親御軍護
軍次曰致庸典儀副令女適司憲持平姜祖同評理
娶宗簿副令趙文慶之女生女長適衛尉少尹林揆
餘幼知申事娶判典農寺事趙得珠之女生女幼外
孫男女若干人密直男曰尚賓成均學諭次曰尚溥
嶶賁次曰尚潤權務皆中成均試女皆幼內府生男

曰公緯郎將次曰公縝別將餘幼女皆幼密直使生
男曰吉祥中郎將女幼右尹生男曰佶權務次曰佾
幼判事生男幼中郎將生女幼曾孫男女若干人護
軍娶典法判書朴思愼之女生男曰恰權務副令娶
密直提學尹邦晏之女生男曰恂權務持平生男曰
金剛權務餘幼嗚呼公之具五福而子孫逢吉者如
此天之厚於公者其必有所以然者矣世臣舊家之
餘慶致忠君澤物之明驗歟臣於此實有所興起焉
使如公者相繼於廟堂之上則太平之期豈不適當
今日歟嗚呼公亡矣嗚呼公亡矣臣穡謹拜手稽首

貞

而獻銘銘曰

公在妙齡揚翹　帝庭歸告省幕理靜民寧歷事

五朝揚　國威靈鎮之山嶽動以雷霆時之艱矣公

乃適丁三軍效命百度惟貞生民是育　宗社是昇

以匡以直以毒以亭衆病以痊群醉以醒大平之日

神明所聽於穆　玄陵親圖其形豐功盛德煥乎

冊青長也尤老一國儀刑胡不期頤天地杳冥有截

原隰川流泠〻山　止氣畜有美臯高有實豐碑〻磐

于星千載勿訛照我東垌

高麗國大匡完山君謚文貞崔公墓誌銘 幷序

完山之崔氏譜可考者曰純爵官至檢校神虎衛上將軍生崇中郎將中郎將生南敷官至通議大夫左右衛大將軍知工部事工部生諱佺左右衛保勝郎將郎將生諱正臣左右衛中郎將中郎將生諱得秤通憲大夫選部典書上護軍致仕廉正自守人敬憚之歷事 忠烈 忠宣 忠肅三王而 忠宣尤器重之 忠宣雖內禪而國政必與聞故士大夫之升黜多出於 忠宣選部在臺綱紀立在刑部刑罰清出守金海尚州民懷其惠再按全羅民畏其風其量田也副叅宰相洪括分理全羅州縣

玄菊心永

之田不廢法不擾民享年七十五選部娶奉翊大夫知密直司事監察大夫文翰學士承旨世子元賓鄭公諱預之女以大德癸卯四月癸酉生公公名寧字寧之至治元年補東大悲院錄事恭定甲子入內侍四年授散員明年轉別將天歷庚午順興君安公文凱深岳君李公湛同掌試公中之六年然後改丹陽府注簿又四年始授中部令階承奉郎未幾知瑞州事以母憂不赴蓋欲終制也明年 忠肅王沙汰冗官有爲公者 王曰吾固知其父風憲無以易此人矣即授監察持平不獲已就職 玄陵即位遷

褫其職及高氏之亂作九王所設置悉皆更革立都
監以 公為判官公甚不樂稱疾不出相府頗督之且
脅之公徐出謂其判事宰相曰王固失德矣然為臣
而揚君之不美於公安乎王之惡非出於王左右逢
之耳逢之於前揚之於後吾實恥之其宰相黙不敢
言
　明陵即位初政變典法正郎其年冬出知興
州凡可以便民者靡不舉行田籍之且爛公修之仍
藏舊本相質閱者歎服印政丞當國素忌公故替之
歲丁亥政丞王公煦金公永暾奏 聖旨整理田
民詞訟舉公為判官且馳驛召之公至則二公又曰

長興府今號難治非崔某不可又出之公將之任二
公又曰崔某前為持平有威望盍留之再任適外氏
郭公迎後為大夫法當避遷典法正郎歲戊子按廉
慶尚道一年再遷典客副令資贍司使公兼理支應
內用事姦蘇盡歸之民前弊絕矣歲己丑出知襄州
有使者降香凌辱存撫使公曰非禮也將及我矣棄
官而歸執政者喜白授監察掌令臺綱復振矣一年
而罷歲辛卯　玄陵即位選臺臣復掌令明年移
開城少尹辭歸清州日新之難作歲甲午以典法摠
郎召未幾擢陞圖其秋出使福州牧察民情守儉約

去之日人如失怙恃其所施設至今遵之乙未秋以
中顯大夫監察執義直寶文閣召至選軍以田其法
舊矣命公爲其都監使一人受田有子孫子孫傳之
無則他人代受有罪當收其田則人人皆欲得於是
雜然矣公曰是爭民施奪也可乎於是與其當得者
一人而止訟稍簡矣歲丙申拜大中大夫尚書右丞
歲丁酉進正議大夫判大府寺事蓋公年五十五而
志不少衰益勤於職旬月間府庫實矣 玄陵
曰判大府盡其職者崔某而已歲己亥出爲公州牧
如在福日歲辛丑冬出爲尚州牧其冬 國家避兵

南徙明年春　幸尚州公盡力供辦惟恐一毫或傷
於民故求之不得者稍短之三月以奉翊大夫典法
判書分司本京公辭達　玄陵引見溫言慰諭歲
甲辰拜監察大夫進賢館提學同知春秋館事其冬
封重大匡完山君明年移典理判書又明年移開城
尹歲己酉官制行改榮祿大夫歲辛亥安東闕守臣
玄陵曰安東守我已得人矣於是批下遣衛士督公
行處公辭不就也甲寅春以老乞歸鄉秋九月
玄陵薨公會哭盡哀今　上拜公密直副使商議公
固辭請還鄉封完山君階大匡明年春命駕徒見江

陵崔密直安沼而歸盖永訣也秋九月有微疾語諸子曰吾嘗夢異人謂我曰至午死今戊午年也而又如此吾必不起也十月己巳卒享年七十六十二月壬寅葬于居第之東坎麓理命也嗚呼公可謂達人矣公再娶靈山郡夫人辛氏奉翊大夫判密直司事藝文館提學致仕諱蕆之女也務安郡夫人朴氏軍簿正郎諱允鏗之女也辛氏生二男長思美奉翊大夫禮儀判書次德成及第中正大夫三司左尹朴氏生子三人男曰有慶中正大夫宗簿令知典法司事女適誠勤翊戴功臣匡靖大夫門下評理上護軍禹

仁烈次適宣德郎繕工寺丞趙寧孫男女若干人判
書生子五人長恕護軍今為全羅道按廉使次憲中
郎將次懿別將女適禮儀摠郎宋仁壽次幼左尹生
子四人男曰復昌別將次曰世昌別將次仕昌未仕
女幼宗簿注子三人士威郎將餘皆幼評理生子三
人男曰良善英明毅直女皆幼寺丞生女一人幼左
尹吾友也倜儻使酒居官所至有名來請銘銘曰
惟公之直惟公之清惟公之德惟公之名惟名惟德
惟世之則胡不大用正我王國既相我王周旋廟堂
年七十六尚爾康強公退則決允矣明哲嗚呼崔公

世歆其風

韓文敬公墓誌銘并序

予年十六七喜從詩僧游至妙蓮寺儒釋雜坐啜茶聯句文敬公年才十二三亦有的對衆皆驚歎雖老於文墨者推讓不敢齒予固心異之歲丁亥吾先君知貢舉文敬果中高第時年十五歲也落第者服其才皆曰韓生非俛偉也先是以門蔭再為直殿直别將以故不求仕討論墳典從益齋先生讀左傳史漢㳂字真草皆入妙　聰陵襲位補德寧府注簿召置政房為秘閣赤歲辛卯遜于江都公從之居

玄陵召還不即用歲癸巳始授典儀注簿又為秘閣
赤明年遷典理佐郎知製教文明年拜加通直郎成
均直講奉善大夫成均司藝皆帶藝文應教歲丙申
改官制為中散大夫秘書少監知製誥明年遷兵部
侍郎翰林待製秋陞直學士又明年進中大夫國子
祭酒知製誥歲辛丑國家避紅賊于安東拜轉典儀
典校二令皆中正明年秋還京加奉順大夫判司僕
寺事右文館直提學冬拜密直司左副代言實文閣
直提學知工部事盡用公知銓選也明年進右副代
言又進左代言歲乙巳春辛旽得幸於　上其跡

甚秘公知之審告曰旽非正人也恐致亂類　上思
之非臣誰敢言　上方愛倖旽夏判書禮儀秋進
軍簿盖疎之也冬十月丁父憂終三年制　上以
前言猶不用歲辛亥秋旽敗　上曰韓某有先見
之明可急召来乃授榮祿大夫理部尚書修文殿學
士居數日　上念銓選重事也非聰敏精審不足
以援其柄吾思唯韓某其人也於是以正議大夫拜
右承宣冬進左承宣知銓選歲乙卯夏進拜密直提
學同知書筵秋陞簽書明年正月改副使俄進同知
夏五月同知貢舉取今判書鄭摠等三十三人時稱

得士秋進知司歲戊午封上黨君階大匡館職改進
賢錫輸忠贊化功臣之號己未冬以書哭巖碑功復
簽書明年春封清城君階重大匡歲壬戌扈從南京
明年秋錄功拜匡靖大夫判尋德府事右文館大提
學知春秋館事上護軍功臣號如故歲甲子二月廿
八日以病卒于第國人皆歎悼曰斯人也年才五十
二而已天道奚為至此也卜日葬于臨津縣瑞谷南
麓先塋禮也韓氏上黨大家曰蘭三韓功臣也曰謝
奇僉議府右司議大夫寶文閣提學知製教於公為
曾祖曰渥宣力佐理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上黨

府院君謚思肅佐 忠肅王位冢宰功在社稷於公
為祖思肅生子五人皆為明宰相其諱公義者由密
直封重大匡淸城君謚平簡娶密直司左代言兼監
察執義慶公諱斯萬之女於公為考妣公娶檢校門
下侍中吉昌府院君權公諱適之女生四男六女長
尚樞前三司右尹次尚質西北面都觀察黜陟使兼
平壤尹次尚敬工曹摠郎知製敎兼尚瑞少尹次尚
德宗簿寺丞孫男女若干人右尹娶門下評理尹承
順之女生二女幼黜陟娶門下侍中李成林之女生
一女適前宗簿寺丞姜萊再娶知淸風郡事宋臣義

之女生女幼揔郎娶前僉圖判書吳俊良之女生一女幼寺丞娶前代言李貴生之女女長適三司右尹安景儉生五女一男次適成均直講李作生二男一女皆幼次適大護軍權邦緯次適前護軍任中善生四男次適懿德府丞朴登次適中郎將田甫長聰敏好讀書以病廢業縣監庚申科第三名揔郎壬戌科第三名李寺丞乙丑年科第九名以國制二子登科廩其母終身令權氏夫人享其榮養公之含笑地下可知已公之仙居今已九年矣而聲音容貌在吾心目何日而忘之耶縣監公與昆季謀銘幽堂日遠而

志愈懃來請銘嗚呼吾以文敬之請嘗銘其考平簡
公矣今又銘文敬其亦可悲也已銘曰
玉壺置氷惟公之清塵匣開鏡惟公之明長子紈綺
無華靡事游我詩書絶緣毫利孝友忠信廉靜寬和
宜至眉壽天奪奈何惟其多子有才有美公名之傳
如在于世我銘父子心胡不傷庶其垂裕子孫其昌

牧隱文藁卷之十六

重大匡清城君韓諡平簡公墓誌銘 并序

上之十四年平簡公始拜密直副使其冬將賀來歲正京師宰臣入對令丞相鎧甲殿庭號令天下朝覲會同非他日比臣等實難其使謹昧死請即日有旨非韓某不可召公入面諭曰丁酉之賀 聖節也去無難也來無違言予惟汝嘉迄今不忘汝往欽哉公再拜謝曰臣不肖備位樞府無他材能以效萬一敢使事之避使還果稱旨未幾封君就第猶冀其起之不久也嗚呼遽至於斯乎公姓韓氏世為清州人遠

祖蘭有功國初號三韓功臣其後景威者曰康在元
王時掌試成均相 忠烈王兩知貢舉中贊致仕謚
文惠文惠生諫議大夫謝奇諫議生上黨府院君遷
謚思肅嘗以奇謀脫 忠肅王明夷之中相 永陵
再為冢宰配食 大廟思肅娶同知密直典理判書
元卿之女生子五人大淳卒官知都僉議司事仲禮
方信皆設堂文學公於次為第二兄友弟恭時人慕
之學浮屠法者曰覺星亦曹溪韻釋也公諱 公義字
宜之享年五十九初以門蔭錄南部事叅為 永陵
所知超授護軍累轉大護軍三司右尹安恬忤時輩

出牧全州有惠政　明陵時歷小府衛尉繕工三判
事　聰陵擢代言遜位之日奏食白馬山下私謂人
曰君臣須有終始　今上以為忠久欲試其能官側
行拜散騎常侍未久改戶部尚書拜歲遷刑部訟田
訟不決群口迭咻隨事裁遣人無怨言其在朝堂吏
抱成案請署遇不可反覆以示其意然後署盖非偶
然者夫人慶氏右代言斯嵩之女賛成事鄭瑎之外
孫為婦為母以順以則男三人曰脩好古而文由及
第歷館職今為軍簿判書次理亦及第有名開城判
官次齊別將學舉業女三人皆先歿宗簿令金士讓

三司右尹李彰路軍簿判書廉興邦其婿也孫男四
人諾復別將次善復餘幼女五人外孫男金禑權務
女二人將以十一月甲申葬臨津縣瑞谷南麓脩興
邦來乞銘公之子婿予友也銘友之父何忍辭諸公
慈祥勤儉動循禮法蘊而不發經濟之具一日不獲
專乎國政天也雖然身無擇行教子有成殁得美諡
是足以傳諸其後矣亦可以無憾也夫銘曰
文惠之孫思肅之子振振弟兄克世其美公事 聰
陵既有終始不閒其忠其能可使再覲大庭還必稱
吉衆曰時哉父則退矣維時巍々莫或尚與而止於

斯孰徵其理并庸詩之以詔来世

鷄林府院君謚文忠李公墓誌銘

至正二十七年歲在丁未秋七月　推誠亮節同
德協義贊化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鷄林府院君
領藝文春秋館事益齋先生李公以病卒于弟年八
十一大常謚文忠公十月　有司具儀衛葬于牛
峯縣桃李村先塋丙辰冬十月　配享　玄陵廟庭
公諱齊賢字仲思父姓李氏新羅始祖赫居世有佐
命大臣曰李謁平其後蘇判居明生兵部令金現兵
部生三韓功臣大守金書新羅王金溥既納土入朝

尚　大祖女樂浪公主生女以妻金書生潤弘潤弘生承訓承訓生周復周復生偁偁生修連修連生寵暹寵暹生春貞春貞生玄福玄福生宣用宣用生升高升高生文林郎尚衣直長司正諱得堅尚衣生贈左僕射諱鵬僕射生檢校政丞謚文定諱璵娶戴陵直朴仁育之女辰韓國大夫人以至元乙亥十二月庚辰生公公自幼嶷然如成人既知為文已有作者氣大德辛丑公年十五鄭常侍儋試成均舉者負其能相頡頏聞公所作消縮莫敢爭先公果為魁是歲菊齋權公溥悅軒趙公簡試禮闈公又中丙科權公

以其子妻之公曰此小技耳不足以大畜吾德討論
墳典淹貫精研折衷以至當文定公大喜曰天其或
者益大吾門乎癸卯權務奉先殿判官延慶宮錄事
戊申選入藝文春秋館館中人推讓不敢論文其冬
遷齊安府直講己酉擢司憲糾正庚戌遷選府散郎
辛亥再轉典校寺丞三司判官所居稱職皇慶壬子
選爲西海道按廉使有古持斧風陞成均樂正冬提
舉豐儲倉事癸丑副令內府豐儲監斗斛內府於錙
銖尺寸公爲之無難色人曰李公可謂不器君子矣
忠宣王佐　仁宗定內難迎立　武宗故於兩朝寵

遇無對遂請傳國于　忠肅以六尉留京師邸搆萬
卷堂考究以自娛因曰京師文學之士皆人下之選
吾府中未有其人是吾羞也召至都實延祐甲寅正
月也姚牧菴閻子靜元復初趙子昂咸游　王門公
周旋其間學益進諸公稱歎不置乙卯遷選部議郎
秋拜成均祭酒仍兼議郎丙辰奉使西蜀所至題詠
膾炙人口是歲判典校寺事丁巳拜選部典書己未
王降香江南樓臺風物遇興遣懷每從容曰此間不
可無李生也庚申知密直司事賜端誠翊贊功臣之
號知貢舉時稱得士公年蓋三十四文定辰韓外舅

姑三座主皆無恙公舉觴稱壽一世歆之是年春授
高麗王府斷事官至治壬戌冬還京師未至 忠宣
王被譖出西蕃明年公往謁謳吟道中忠懷藹然泰
定甲子加匡靖大夫密直司事乙丑改賜功臣号曰
推誠亮節共持僉議評理政堂文學丙寅移三司使
天曆庚午忠惠王擁國復爲政堂文學未幾罷後至
元丙子以三重大匡封金海君領藝文館事己卯春
二月 忠肅王薨其秋政丞曹頔發百官兵永
安宮宣言逐去君側惡小而陰爲瀋王地 忠惠王
率精騎擊殺之而其黨尙在都者甚衆必欲抵

王罪人必疑危禍且不測公憤不顧曰吾知吾君之
子而已從之如京師代君以筆事得辨析功在一等
旣還群小益嫉公屛迹不出晉擽翁稱說至正甲申
冬忠穆王即位進府院君領孝思觀事晉誼以公爲
師丙戌修　忠烈王實錄戊子判三司事辛卯冬
玄陵即位未至國拜公右政丞權署征東省事數月
國空虛公措置得宜人賴以安壬辰賜推誠亮節同
德協義贊化功臣之號元從功臣趙日新忌公居其
上公知之三上表固辭其冬十月日新聚群不逞夜
入宮害所忌縱兵誅殺公以辭位得免日新伏誅起

公為右政丞癸巳正月辭五月以府院君知貢舉甲午十二月復為右政丞明年又辭公年七十封金海侯十二月為門下侍中丁酉五月乞以本職致仕從之國制封君致仕須祿有差既老而猶受厚祿於義不安故有是請朝論以為本職致仕非所以敬大臣也壬寅復封鷄林府院君公自十五登科名蓋一世立朝以來專奉文書歷外制於藝文春秋館由屬官至兩府封君未嘗去職雖 忠定三年不與焉以公嘗奉表請立 玄陵故也公天資厚重輔以學問高明正大故其發於議論措諸事業者燁然可觀也切

公讀史筆削大義必法春秋至則天紀曰那將周餘分續我唐日月後得朱子綱目自驗其識之正人有片善稱譽惟恐不聞先輩遺事雖細以為難及平生未嘗疾言遽色有及於戲語對客置酒商確古今亹亹不倦崔拙翁歎曰士別三日刮目相待吾於益齋見之矣公務遵舊法不喜更張嘗曰吾豈不如古人但吾才不及古人耳公之孫連姻奇氏公忌其盛滿及其拜平章 玄陵勅兩制賦詩以賀且命公敍其事公辭不為自號益齋辛旽之敗 玄陵曰益齋先見之明不可及也嘗言旽非端人今果驗公自謂

脩輩不敢斥名必稱益齋及爲宰相人無貴賤皆稱
益齋其見重於世如此公所著文集若干卷行于世
公凡三娶吉昌國夫人權氏生二男三女長男曰瑞
種奉常大夫宗簿副令次曰達尊奉常大夫典理摠
郞寶文閣直提學知製教長女適正順大夫判司僕
寺事任德壽次適中正大夫典農正李係孫次適銀
靑光祿大夫簽書樞密院事翰林院大學士金希祖
封義和宅主壽春國夫人朴氏宣授征東等處萬戶
府副萬戶中顯大夫司僕正諱居實之女生一男三
女男曰彰路奉翊大夫開城尹長女適正順大夫判

典農寺事朴東生次適奉順大夫判典校寺事宋懋
次惠妃今為尼瑞原郡夫人徐氏通直郎知瑞州事
諱倅麟之女生二女長適中正大夫三司右尹金南
雨次適奉善大夫典醫副正李有芳側室生二女長
適中郎將林富陽次幼宗簿娶密直使兼監察大夫
洪侑之女生一男二女男曰實林匡靖大夫政堂文
學商議會議都監事進賢館大提學上護軍長女適
通憲大夫判衛尉寺事趙茂次適中顯大夫順興府
使李允摘又娶撿校中郎將金彬祉之女生一男曰
乃歡曹溪宗廣度寺住持揔郎娶上黨君白頤正之

女生三男一女長曰德林朝奉郎驪興郡事次曰惠
林奉翊大夫同知密直司事仕元朝為翰林學士資
善大夫以故贈公太常卿具勳階爵次曰學林中顯
大夫小府尹女適奉翊大夫開城尹光祿大夫同知
樞密院事奇仁傑開城發運大匡清城君謚平簡諱
公義之女韓氏生一女適春秋檢閱元序繼室正順
大夫判典客寺事金鼎之女生二男一女長曰蜡刪
定者監判官次曰寂齋仙店錄事女幼司僕生二男
四女長男曰純義奉善大夫軍器少尹次曰純禮由
郎將長女適通直郎起居郎知製教申暉次適中正

大夫親禦軍大護軍朴永忠次適奉善大夫小府尹
黃倪次適中郎將金鏶典農正生二男一女長曰騭
郎將次曰亮中郎將女適通憲大夫判繕工寺事安
翊判典農生三男一女長曰經奉善大夫軍器少尹
次綽別將次殊文別將女幼典校生一男幼左尹生
二男長曰上佐次曰廣大女皆幼曾孫男女若干人
趙衛尉生二男二女長曰從善中郎將次遷善權務
女皆幼李須興生一男二女男曰有喜崇恩殿直女
皆幼驪興生三男一女長男曰伸承奉郎供造署令
次曰窓長女適正順大夫判衛尉寺事李承源次適

振于貞烈閭門肅然有文有節惟爾子孫惟心之存
無墜婦則以慰九原

金純夫父母墓表

嗚呼人物之生久矣富貴在天死生有命孰主張是而變化之無窮耶抑蒼茫無端適然而然耶吾同年金純夫棄官養父母于歙谷之村有年矣一日叩吾門與吾語予觀其貌甚瘠焉殆其病也將以問其病之所起而未敢發君則愀然改容曰吾父在殯未卜葬地卜日又未得吉是以來京將以廣求博訪多之有悔焉耳否然竊爾今作山谷澗溪行路之苦益甚

吾何由有此行哉子聞之悲即復之曰仁哉純夫也
送死大事也不可苟也必誠必信禮已言之矣後世
術家山水日月之說雖非聖人之法然亦人子之所
不可廢也吾身之吉凶子孫之福禍吾父母之乇所
當慮雖百世不忘也人子而能體其父母之心者宅
兆之卜實謹之又謹者也純夫又曰吾父年九十二
歲吾母八十七歲皆康強無疾同處而未嘗一日之
相離也居家苟有樂以無憂平生不妄語有吾成[illegible]
父母絶愛之未嘗役以鄙事而爾汝之嘗曰吾兒[illegible]
常人也及就學縱之遠游師友講習俾克有[illegible]

登科拜六曹官存問是道為官於隣親下車具酒食
壽吾父母吾父母欣然樂於心雖古所謂養親之至
無以過之此吾之心所以安焉而無少欠且無他求
者也予曰純夫養生既無憾矣而冒暑雨走不憚勞
圖所以送終者又如此非至孝而能然乎夫事神治
人天下之大政也而仁孝誠敬為之本純夫之本立
矣道之生也孰禦哉予是以不辭其請而為之表金
氏出開寧縣曾祖曰某〻官祖曰某〻官父曰某〻
官母某氏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〻年某月某日
葬某原嗚呼金氏之先潛德之發吾純夫是以當之

矣而純夫以長身見稱于天明搢紳之列專對而還國人稱道之金氏之福天或益昌之乎是爲表

重大匡玄福君權公墓誌銘 幷序

權氏始於金幸新羅大姓也守福州 太祖旣正位攻新羅行至福幸能知天命所歸舉邑以降 太祖喜曰幸也可謂有權矣因賜姓曰權後世多聞人文清公諱㫜有重望僉議贊成事菊齋先生諱溥位冢宰文章道德冠一時松齋先生諱準封吉昌府院君置僚佐讓於守節義善居室一國傾向三世知貢舉門生多達官是以欲富貴慕禮法者皆歸權氏 穀

陵納公之女曰壽妃　永陵納公之姊之女洪氏曰
和妃重權氏故也公雖以門蔭致身非願心甚不樂
惟重節義世以此多之公諱廉字士廉松齋要齋直
使吳公諱仁永之女以大德壬寅冬十月己巳生公
年十歲補舍慶殿錄事延祐甲寅遷別將明年選充
寶馬陪行首未幾進郎將歲丁巳如燕京戊午拜三
司副使階奉常大夫夏東還至治癸亥又如京進奉
帝所泰定甲子加中正大夫司僕正明年奏授宣武
將軍合浦鎮邊萬戶府萬戶蓋世職也又明年改鷹
揚軍大護軍又明年為選軍別監撥田有侵人便之

天曆戊辰如京師至順庚午東還拜正順大夫左常
侍後至元乙亥封玄福君以公雅量不樂治公務故
也歲丁丑作樓于崇教里蓮池之傍額曰雲錦益齋
侍中為之記每花開設盛饌邀大賓上尊公壽子姓
咸集時人歆慕之歲戊寅春三月　毅陵曰玄福君
可與議政事於是批公匡靖大夫僉議贊成事時燕
南梁載得幸於上公鄙其為人不與交禮載深銜之
力沮其命明年再封玄福君一年而公以病卒于家
歲庚辰四月初七日也正獻公王煦公之叔父也泣
涕而言曰權氏子弟莫賢於萬戶吾嘗望其承宗族

焉天何奪吾賢子弟如此之亟乎正獻公不阿所好
且有鑒識公之賢可知已公生長膏粱而卻華飾奩
吊必親送人之葬不問宗族朋友玄冠素服戚見顔
色觀者服其誠皆自以為不及平生善交人遇其憂
難盡力救解事已乃已雖好燕飮不喜聲妓又工射
御田不詭遇而獲甚多武夫皆稱能也其所不樂者
爵祿也獲乎親獲乎朋友其大欲也公所事而友之
者如益齋李侍中淮安莊順公陽坡洪侍中安常軒
安謹齋洪唐城金彥陽閔及菴崔拙翁李評理撲齋
僕射天慶皆一時豪傑文章政事馳騁射御人至今

宗之公游其間習慣如自然而又拾故侍中金公逸
逢習蒙古語多通之其才之美有足多者而天不與
之壽何歟公之亡也祖父母父母皆無恙祖父母父
母之心為如何而公之將絕也念及祖父母父母其
為心又如何也嗚呼悲哉夫人趙氏都僉議贊成事
謚忠肅諱璉之女妙年而寡教諸子有法宗族稱之
公之沒今三十餘年矣諸子皆達官能世其家九原
之下夫豈無知哉公歿時穡年纔十三誰謂下二歲
之童子當秉公幽堂之筆乎嗚呼是皆可以感矣公
之諸子皆與穡善來徵銘故敍其家世歷官而書之

孫長男曰鏞宣授宣武將軍合浦鎮邊萬戶府萬户
重大匡玄城君次曰鉉宣授王府斷事官奉翊大夫
版圖判書上護軍次曰鎬奉翊大夫典法判書上護
軍次曰鈞宣授奉議大夫隆祥提點所提點奉翊大
夫典工判書上護軍次曰鑄中正大夫三司左尹進
賢館直提學知製教長女壽妃也次適元朝翰林學
士承旨榮祿大夫普達實理次適奉翊大夫判典儀
寺事吳仲和次適中正大夫典儀令寶文閣直提學
知製教廉國寶次適宣授征東行中書省都鎮撫司
都鎮撫忠勤贊化功臣匡靖大夫 政堂文學進賢館

大提學知春秋館事上護軍元松壽孫男女若干人玄城君生二男四女二長曰濬行首別將次曰演散員女適別將閔公亮次適中郎將宋仁壽次在室斷事官生一男五女男曰壽安成均學生女適都祭庫判官金稛次適寶馬陪行首別將朴子安次適別將金乙富餘皆幼判書生三男二女長曰澄行首郎將次曰瀞成均進士次曰湛典寶都監錄事女適左右衛錄事洪希忠次適別將韓恷提點生一男二女男曰孖成均學生女皆幼左尹生二男一女長曰壖次曰殖皆幼女幼外孫若干人承旨生一男一女男曰拾

得驪女幼吳氏一男四女男曰齊南興福都監錄事女皆幼廉氏二男　女長曰致中穆陵直次曰致和昌陵直女幼元氏二男長曰存幞頭店錄事次曰存寫經院判官葬在開城縣大平院之西原銘曰

旣孝于親而信於人位又封君顯矣其身天子曰吁錫之凡將善繼家門光溢海隅多男而壽世則多有獨擅於公誰其掣肘推時之寵匪賢不重公名不磨有荒丘壠

文選[illegible][illegible]

四